

远去的麦秸垛

吴建
(江苏)

前些时候接到父亲的电话,他告诉我家中的麦收已经结束,我顺口问道:“那麦秸秆呢?”“还要它干啥!全部都卖给收草的小贩了。”听父亲这一说,我的心里顿时充满了惋惜。殊不知,麦秸秆在我们农村,曾是千家万户用于炊事的主要柴薪,是我们生存活命的根本。

我的家乡地处江海平原,既没有山峰丘陵,也缺少枯柴野枝,所以在烧锅煮饭时,大都用庄稼的秸秆。“麦既登仓,禾秸杂沓,翁命收积为垛”。记得每年麦收之后,我的父母就非常珍惜地将从脱粒机里吐出的麦秸秆储存起来,以备日常燃用。乱秸秆比较好堆,父亲用长柄铁叉一次能叉一个小丘似的草垛,几个草垛堆上去后,用铁叉一拍,用脚踩实,然后再用铁叉叉

草,两三百田的麦秸秆只要个把小时就能堆好。扎成把的齐秸秆则要难堆一些,需要一个把一个把地拎到草堆上,还要排整齐、压结实,到顶时又要做成屋脊似的上盖,以便雨水外泻。堆好的麦秸垛犹如一个倒扣着的大元宝,高大牢固,饱满陡峭。狂风吹不散,暴雨滴不进,终年保持草质如新。

麦秸垛是水乡平原上的一大景观。它们散落在房前屋后,河沿树旁,是那样的潇洒、典雅,给家乡平添了一道亮丽的风景线。春季,和煦的春风从麦秸垛上掠过,那清新的麦草香混合着花儿的芳香弥散在村庄上空,令人陶醉。夏日,麦秸垛上爬满了豆苗秧,把麦秸垛染得浓绿一片。到了秋天,麦秸垛上又是另一番情趣。多姿的丝瓜花、扁豆花等把麦

秸垛装扮得一片灿烂,随便掀开哪一片绿叶,都能看到一个个果实藏在里边。月朗风轻的夜晚,寄居在藤蔓上的纺织娘放声歌唱;隐藏在草空隙间的俏蟋蟀、钱驼子,轻声吟和,闹哄哄地不停歇,麦秸垛成了“音乐演奏厅”。冬天,人们喜欢依偎在麦秸垛上晒太阳,那种温暖,仿佛只有母亲的怀抱可与之相比。

炊烟,在乡间曾经是一道美丽的风景线。麦秸秆的炊烟,更有它独特的美丽。麦秸秆不耐烧,在锅膛里火力一会儿大,一会儿小,因此,烟囡口冒出来的炊烟,也会儿浓,一会儿淡。浓时如乌云翻滚,缭绕着升向空中;淡时丝丝缕缕,袅袅娜娜,似乎是谁在描绘着一幅画,漫不经心。

麦秸垛还是我们儿时最大的乐园。每年暑假,小伙伴们就三五成

群地以麦秸垛为碉堡、据点,或捉迷藏,或打游击战。我们还会在这个没有任何装饰的舞台上轮番上演从课本中学来的“小英雄雨来”“王二小放牛”等故事的片段。村里常常会在麦秸垛旁边的空地上放电影,那时,我们会早早地赶到麦秸垛旁,找一个最佳的地形,然后躺上面,占据有利的地形,谁也别想侵占自己的地盘儿。等到电影放完的时候,我们早已倚在麦秸垛上甜甜地进入了梦乡,嘴角或许还挂着涎水。

而今,现代炊具已取代大锅灶进入农家,麦秸垛也失去了它的用武之地,渐渐地消失在人们的视野。但我知道,麦秸垛将永远留在我的记忆中,因为在那甜蜜的回忆中,有着时代变迁的剪影。



夏天是一首长诗

马亚伟
(河北)

如果说,春天给我的感觉像一首短小精悍的绝句,那么,夏天无疑就是一首长诗。夏天这首长诗,徜徉恣肆,叙事宏大,波澜壮阔,是大自然蓬勃到极致时的豪迈抒情。而且,夏天这首长诗,并不是平铺直叙的,而是有起承转合的,呈现出起伏多态的韵致。

夏天是一首长诗,讲究声势浩大。夏天用铺天盖地的绿色,搭建起了一个葱茏的世界。春天的绿还有些放不开,像一首不成调的歌,高一声、低一声,始终不能绿得尽情尽兴、酣畅淋漓。秋天的绿则到了衰落期,时不时地就有枯黄夹杂进来。只有夏天的绿,浓烈,纯粹,浩大,张扬,不管不顾地抒发着热烈的感情。放眼望去,几乎到处都是深深浅浅、浓浓淡淡的绿色。尤其是乡村的夏天,简直绿得密不透风,你几乎找不到一个没有绿色的角落。绿树繁茂,幽草葳蕤;田园成绿海,山林变翠屏。夏天的绿色,无边无际地蔓延,无休无止地壮大。“称霸世界”的绿色,抒写着夏天的激情与梦想、抒写着夏天的精彩与斗志。

夏天是一首长诗,每一个短章都不可忽略。立夏是一首序曲;小满是夏熟作物的籽粒开始灌浆饱满之时;芒种是南方种稻、北方种麦之时;到了夏至,气温渐高、万物生长加快;小暑之时,炎热的天气让人们开始寻找避暑之所;大暑是夏季的最后一个节气,正值中伏,是一年中最热的时候。夏天这首长诗,层层铺垫,步步蓄势,慢慢推动着世间万物沿着既定的轨迹缓缓前行,每一站都留下难忘的记忆。夏天这首长诗,精彩纷呈,热情四射。

夏天是一首长诗,在长长的叙述过程中,讲述着关于草木、生命、人生的哲理。有人说,夏天是草木生长的季节,是大自然打下的一个伏笔,为了秋天的收获在努力酝酿。其实,我以为,夏天是一边生长、一边收获的季节。那些秋天成熟的农作物,在夏天饱食大自然的仙露琼浆,果园里的苹果树、梨树等结满了果子,铆足了劲儿地生长,为秋天的成熟做准备。与此同时,夏天也在进行着一刻不停地收获:初夏时,樱桃、桃子成熟了;芒种时,小麦成熟了,农民们开始迎来丰收的季节。仲夏时,瓜果遍地,西瓜、甜瓜到处都是,这些瓜果不仅味道甜美,还能解渴消暑。炎热不仅是对人的考验,也是对草木的考验。经得起考验,才能结出甜美的果实。夏天这首长诗,表达的主题是关于收获的。大自然用这样的方式启迪人们:一边收获、一边成长,今天的成长就是明天的收获。

夏天是一首长诗,热烈奔放,激情满怀,抒写出季节的特色,吟诵出对大自然的赞美,表达出生命的真谛。长长的夏天,我们要慢慢地过,把时光放慢,把岁月变淡,品出热烈与豪情背后的真滋味。

千树万树桐花开

王永清
(湖北)

前些天,我回到了久别的故乡,满山遍野的油桐花让人眼前一亮,白花簇簇,绚烂而美丽。油桐花的花型不大,小喇叭状的花儿或五朵、或六朵地依偎成一簇。夏天,随着阵阵清风,白雪般的花朵随风飘落,宛如天降雪花一般,优雅而又浪漫,到处都充满了诗情画意。

油桐花开得矜持秀气,一朵一朵,如丝绸般柔美,令人顿生无限爱怜。它洁白的花瓣儿浅浅地泛着红晕,那种白,白得洁净、纯粹,全无脂粉气。那种红也不是艳红、大红,而是一种淡红,不先声夺人,不咄咄逼人,犹如情窦初开的少女般羞涩。

油桐花是属于平民的、乡野的花。它没有牡丹的富贵艳丽,也没有水仙的清雅芬芳;它没有桃花的妖娆多姿,也没有荷花的亭亭玉立。它不择环境,山坡沟壑、屋前道旁,随处可见,像乡下素面朝天的女子,就那么清清爽爽地开着。漫步于山间小道,树上怒放的是油桐花,空中飞舞的是油桐花,路上散落的是油桐花,连我的头上、肩上、衣服上,也都会沾上油

桐花,仿佛栖息着数只白蝴蝶。

油桐花淡雅洁净,是一种超然物外的花。开放时,恣情任性,不为取悦他人;凋谢时,依旧鲜活如初,没有丝毫的不安与落魄。因此,油桐花还颇受文人雅士的青睐。“其桐其椅,其实离离。岂弟君子,莫不令仪。”两千多年前,油桐花就已在《诗经》里散发着幽香。北宋学者陈翥有一首咏桐诗:“吾有西山桐,桐盛茂其花。香心自蝶恋,缥缈带无涯”,把油桐花描绘得细致入微。清代诗人王士禛也有佳句:“忆共锦衾无半缝,郎似桐花,妾似桐花凤”,他还因此被人称为“王桐花”……

油桐花也是忠贞不渝的爱情象征。它分为雄花和雌花,雌雄同株不同花,同室不同被,但却心心相印。随风而落的通常是雄花,据说,雄花为了让雌花有更多的养分、结桐果繁衍下一代,会在最美之时,整朵整朵的坠落,用最灿烂、最美的生命来点缀母株。因此,那一朵一朵的花儿,在阳光下,飘摇、舞蹈,每一朵都生长着一个爱的传说……

老去的石臼

路来森
(山东)

现在,还有多少人记得石臼呢?那个旧农业时代的符号。

我是记得的,只因为曾经在近二十年的时间里,朝夕之间,我都能看到一座石臼。

那座石臼就位于我家大门外的石井台上,所以,我住在家乡的那些年里,只要一出门就能看到一座石臼,每次看到,都有一种招手般的亲切感。那青色的石料在阳光下闪烁着斑驳的星点,如碎梦一般,浮沉在往昔的岁月里。

在我很小的时候,我曾经问过祖母:“石臼是干什么用的?”祖母说:“‘捣’米的。”我又问:“怎么‘捣’啊?”祖母说:“一个石杵,一根棍子,一个架子,就可以‘捣’了。”我再问得详细些,祖母也讲不清了。

后来,我长大了些,才渐渐地明白了祖母那表达不清的意义。这其实是一个简单的生活操作,而多少年来,人们就是用这种简单的操作,“舂”着自己清贫的生活,沉淀成一段旧农业时代的长长记忆。

好多时候,我都曾经凝望着这座石臼,陷入一种怀思和沉想之中。想着在白天,或者是在有月亮的夜晚,有一位石匠,他艰辛而又喜悦的劳作。他一定是一位技术娴熟而又深得信赖的石匠,曾经用他的工具凿透了许多坚硬的日子,并把那些日子雕凿成一颗颗成熟的果实,散发出迷人的芳香。这一天,乡人选中了石匠,石匠选中了一块青石。石匠开始工作了,他用锤子敲、他用錾子凿,当锤子砸向錾子的时候,那一下一下的循环往复,就是一段舞蹈的节奏,他在一段段美的韵律中辛勤劳作。

直到有一天,这块坚硬的石头变成了一座圆润的石臼。石匠抖掉了身上的尘屑,微笑着看着石杵第一次落到了石臼里,他知道,自己完成了对一个生命的创造,他知道,这个生命将在石杵的锤击中变得愈加明亮。可是,他无法预测这个生命究竟可以活到多久。

可我知道,当这座石臼被我所认识的时候,人们就再也没有听到过杵击的声响。

石臼,静默在井台边,只是在完成一种不可言说的坚守。它已经被完全被冷落了,它的垂老,是一个时代的结束,一个旧农业时代拉上了它的帷幕。可是在我的心里,这座苍凉的石臼还是极美的,美在它静默的坚守,美在它怀旧的某种情绪,还有那近乎禅意的特殊的氛围。

曾有好多个夏天,常有几位老妇人在井台边乘凉,也包括我的祖母。井台边还有一棵大大的梧桐树,筛下斑驳的树荫。几位老妇人就坐在树荫下,拐杖倚在石臼上。她们絮絮地谈着话,声音很低、很碎,笑意很浅,似桐叶微风中的浅吟。也许是累了,她们就停下了,各自望着自己的前方,想着自己的心事。石臼、井台、白发,散着一样茫然的光,照着一同衰老的岁月。

过往的行人总是在瞥了一眼后,就匆匆地继续忙碌着。我却有好几次都站在一旁,对这幅画面久久凝视——井台、石臼、梧桐、阳光、老妇,一切都静默在那儿,繁华褪尽,只剩下淡定和平和,那些事物在衰老中似乎变得愈加纯净了。

一些事物,总会衰老,总会退去,也总会留下些什么。



怒放

李陶 (安徽) 摄

虫鸣是一首童年的歌

彭晔
(湖南)

进入夏天,各种各样的虫鸣声开始渐渐地多了起来。尤其是在乡间,那些虫鸣声如同在开一场盛大的音乐会,不同的叫声有着不同的韵律,对曾生活在乡村的我来说,这声音就是世界上最美妙的声音,如同天籁一般,让人沉醉,让人痴迷。

白天的时候还好,由于人们都在劳作,再加上各种声音,这虫鸣声还不算那么大,偶尔听见几声,也是稀稀落落的,给人一种若有若无的感觉,倒是那些鸟儿的鸣叫声更响亮一些。一到夜晚,情况就完全不一样了。这时,鸟儿已经归巢,而数不清的虫子,就在此时开始了它们的鸣叫。草丛里,稻田中,院子里,墙角下,都是它们歌唱的舞台,别看这夜风暖暖的,这虫鸣声却一点儿都不浮躁,从夜色里向着你的耳朵漫过来,顿时就让人感觉心旷神怡。

神怡。这是一场听觉的盛宴,夜深人静,给了虫鸣更好更广阔的舞台。

这些虫鸣声,时高时低,时长时短,有的沙哑,有的清脆,有的激昂,有的深沉,如同波涛汹涌的波浪,直击耳膜,这些声音会一下子抓住你的耳朵,进而抓住你的整颗心,让你对它们注意,对它们沉迷。哪一个在乡下长大的孩子,夏天不是在这虫鸣声里度过的呢!有时候,我和小伙伴们还会捉一些虫子带回家,养在笼子里或者瓶罐里,每天给它们喂食,听听它们的叫声。我还喜欢用自己的双手捂住自己的耳朵之后再快速松开,然后再迅速捂住,如此循环,那虫鸣声,就会在我的耳朵里变成另外一个样子。

在我童年的记忆中,总少不了夏日在小院里坐在大树下,一边摇

着蒲扇听爷爷讲故事,一边还有这虫鸣声人耳的场景。在这动听的虫鸣声里,在那一个个精彩的故事里,乡下的夜晚不知不觉地也就深了。

我一直固执地认为,这乡村是我们的,也是这些虫子的,它是我们共同的故乡。如今,我们大都离开了故乡,而这些虫子却依旧在那里坚守,其实,对于故土,它们爱得更加深沉。

虫鸣于野,虫鸣于草丛,虫鸣是一首童年的歌,是我童年时最美的摇篮曲,儿时的我不知多少次就在这虫鸣声里安静地睡去。现在,我虽然生活在城市里,但每逢夜深人静的时候,那一声声熟悉、亲切、温暖的虫鸣声,仍时时在我的梦中响起,那声音熟悉而温暖,带着浓浓的乡愁,一次次涌进我的耳朵,埋进我的心中,让人禁不住想走向故乡,走向童年。